



# 飞灰

〔德〕莫妮卡·马龙——著  
潘璐——译

Monika Maron

*Flugasche*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飞灰

「德」莫妮卡·马龙——著  
潘璐——译

Monika Maron

*Flugasch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核字 01-2016-7377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Flugasche”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1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灰 / (德) 莫妮卡·马龙著; 潘璐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133-5

I. ①飞… II. ①莫… 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8820号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特约策划:** 曹雪峰

**责任编辑:** 张海香

**特约编辑:** 陈艺恒

**装帧设计:** 鲁明静

## 飞灰

[德] 莫妮卡·马龙 著

潘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5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5

2016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978-7-02-012133-5

定价: 32.00元

## 译者序

德国著名女作家莫妮卡·马龙（Monika Maron）1941年6月出生在德国柏林，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决定了她的人生将面临许多的坎坷波折和聚散离合。先是“半犹太血统”的母亲赫拉无法与莫妮卡“雅利安人种”的生父结婚，莫妮卡只能在单亲的抚育下成长。不久外祖母病逝，“犹太血统”的外祖父虽然早就皈依基督新教，但仍然被驱逐回波兰老家，最终下落不明。莫妮卡的幼年是在频频的空袭警报和严重的物质匮乏中度过的，1945年春天，战争总算结束了。莫妮卡虽然只能在瓦砾之间用破布片包着死老鼠当娃娃玩耍，但她总算可以在和平的天空下自由地奔跑了。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母亲赫拉来说，和平不仅给她带来了新的工作，还给她带来了爱情——卡尔·马龙从流亡地苏联回到柏林，投身战后重建，先是任职柏林副市长，直至升任民主德国内政部长。新家庭的建立使母亲赫拉和莫妮卡从西柏林的祖宅迁居东柏林，莫妮卡也从母姓改为父姓。

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不仅百废待兴，面对的还有不同

意识形态的激烈争夺以及在东西两个阵营之间逐渐形成的坚冰般的壁垒，柏林成为了冷战的前沿阵地，先是被英法美俄分割占领，后来又被柏林墙一分为二。莫妮卡和母亲的这次搬家看似平常，其后果却是始料不及的：那就是亲人的离散、反目，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但少年的莫妮卡·马龙对这些正在萌生的灾难还浑然不觉，她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下无忧无虑地成长。中学毕业后，出于对父母的反抗和对工人阶级的崇拜，莫妮卡·马龙到了德累斯顿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但是一年之后，她离开工厂回到了柏林，在电视台做了两年导演助理。之后到洪堡大学学习戏剧学和艺术史，又在戏剧学院学习、工作了三年，后来民主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周报》担任记者工作。

也许是一种早年的经验，那些不愿或者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可以付诸纸上，而纷乱的思绪，一旦诉诸语言，就有了形状；那些自己身上多余出来的、讨厌的冗余突然显现为有意义的可能性。（摘自《我写不出书来，但依然尝试》）

从少女时代起，莫妮卡·马龙就对文学和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喜爱的作家有海因里希·海涅、格奥尔格·毕希纳、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等。对自己喜爱的剧目，如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四川好人》，她能看上四五遍，而且常常是站票，要站上四五个小时。她不仅对海涅的诗歌烂熟于心，还尝试用海涅的语言创作。在杂志社和报社的工作也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积累和历练的机会。

1975年，继父去世了，莫妮卡·马龙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她开始了自由的冒险。她买了自己的汽车；她辞去报社的工作，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她出于好奇和对远方的渴望甚至接受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派遣，前往西柏林搜集情报，但她在递交的两份报告中拒绝说出相关的东德人员的名字，并对民主德国的现状颇多批评。八个月后她主动提出与国安部终止合作，后来还退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使她自己成为国安部监视和跟踪的对象。

但对莫妮卡·马龙来说，这些数年之后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些插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几年的主旋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飞灰》的创作。小说里的主人公女记者约瑟法撰文揭露老发电厂给B城造成的污染问题，杂志社领导不但拒绝发表这篇文章，还借机批判约瑟法。在绝望之时约瑟法以不告而辞表示反抗，这时上级部门却决定关停老发电厂。这部作品因为揭露了环境污染问题，常常被划归到德语文学最早的环境文学之列，这其实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个人与社会、感情与现实的纠葛和冲突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虽然是一个文坛新手，莫妮卡·马龙却显示出了对于规模宏大作品的驾驭能力。她通过插叙、倒叙等手法打破直线型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扩展了叙述的空间，使情节发展富有立体感。另外在写实主义的主线之中还插入了许多白日梦和梦境，其内容离奇怪诞，但富有寓意和象征意义，增强了情节间的戏剧性，使小说的风格更加丰富。由于书中的揭露和批判内容，小说《飞灰》无法在民主德国出版，1981年通过联邦德国的费舍尔出版社才得以面世。虽然西德媒体对《飞灰》的片面宣传令莫妮卡·马

龙痛心不已，但这部小说也使她声誉鹊起，奠定了她在德国文坛的地位。

自此，莫妮卡·马龙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拾。1982年，她又发表了作品集《误解》，包括四部短篇和一个剧本。其中有讽刺、写实的《奥利希先生》，也有具有寓言、幻想、荒诞等风格的作品，展现了其多面手的创作才能。1986年，莫妮卡·马龙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女叛徒》，女主人公罗莎琳德·波科斯基十五年如一日在历史研究所里进行着单调无聊的工作，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的身体进入了类似休眠的状态，加上双腿瘫痪，不用再去上班了。突然拥有这么多的时间，她决定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但她的回忆中很快就混杂了很多离奇的想象，甚至一些她似曾相识的人物也像鬼魂一样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演起了荒诞剧。虽说全书晦暗抑郁，主人公只能在头脑中体验自由和真理，但《女叛徒》被马龙自己称为她“写得最畅快淋漓”的一本书，其内容的丰富、多层次，以及小说的人物布局、互文性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

有一种催促我行动的紧迫感，我只是不知道，要进行什么样的行动。对于行动的渴望存在于我的身体里，违背着我的意愿，同时又不可抑止。（摘自《寂静巷六号》）

数年之后，《女叛徒》里的罗莎琳德·波科斯基又在莫妮卡·马龙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寂静巷六号》（1991年）里出现了。这次她不再耽于幻想，而是决心行动。本来她只想做一份不用动脑子的打字工作，把年近八旬、右手残疾的退休干部赫尔伯特·贝

伦鲍姆口述的自传写到纸上，但是两人因为年龄和生活轨迹的不同，分歧渐渐显露出来。罗莎琳德从质疑发展到质问，进而为被贝伦鲍姆投入冤狱的朋友复仇。最终贝伦鲍姆心脏病发作死亡，留给罗莎琳德的除了快意，还有一丝复杂的心情。

尽管情节和人物并不完全有连续性，但文学评论者常常会把莫妮卡·马龙早期的三部长篇小说《飞灰》《女叛徒》和《寂静巷六号》称为“三部曲”，因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共同经历了长时间的犹豫、最终决定突破藩篱、重新开始付诸行动的过程。现实中的莫妮卡·马龙走过了同样的心路历程。虽然已经在西德出版了多部作品，但她和她的出版社、读者却关山阻隔，连稿费都要由已经退休因而有过境自由的母亲偷带入境。1988年，莫妮卡·马龙获得了联邦德国的三年签证，终于下定决心和丈夫、儿子迁居汉堡。不久，柏林墙倒塌了，被分割了四十余年的德国终于统一了。莫妮卡·马龙也随之离开汉堡，回到她既熟悉又陌生的柏林。面对生活的巨变，莫妮卡·马龙写下了大量文章和随笔，尤其从东德居民的视角把她对统一的期待、欣喜、疑惑、失望都付诸其中，后来结集为《按照我的理解力的大小》（1993年）出版。

人生中最可能错过的机遇就是爱情。（摘自《忧伤动物》）

在两德统一的喧嚣渐渐平息之后，莫妮卡·马龙创作中的政治元素开始淡化，爱情主题凸显出来，1996年发表的《忧伤动物》就体现了这一变化。如果线性地讲述，这部小说的情节简单得近乎庸常：一对天命之年的男女发生了婚外情，先是如



胶似漆，后渐生齟齬，最终男子葬身轮下。但这么一个俗套的故事怎么会被德国文学批评的“教皇”莱西-拉尼茨基赞为“最美的爱情小说之一”，并称其“香艳有加，浓情难解”呢？这要归功于莫妮卡·马龙精妙的叙述技巧，她让女主人公时隔数十年来回忆、讲述这段爱情，使故事变得断断续续、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两德的分裂和统一虽然在小说中被设置成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但男女主人公的思想行为无不受其左右，使得这部作品超出了爱情小说的范畴，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

接下来莫妮卡·马龙又创作了两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荒芜的终磧》（2002年）和《唉，幸福》（2007年），因为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相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续篇。年过五旬的女主人公约翰娜常常想到老之将至，面对自己不再有激情的婚姻、不再有挑战性的工作，她渴望着改变，可又不知从何做起。谁能帮助她？是一条狗、一个情人、一个新的环境，还是一个偶像？约翰娜决定尝试。她出发了，不无迟疑，也给她的丈夫阿希姆带来了疑惑和烦恼。

当然，莫妮卡·马龙并没有拘囿于爱情、家庭、女性等主题，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她还发表了记述她一家三代人生活的家庭回忆录《帕维尔的信札》（1999年），杂文集《横穿轨道》（2000年），《我的出生地——柏林》（2003年），反思自己创作的“法兰克福诗学讲稿”《我写不出书来，但依然尝试》（2005年），回应自己三十年前的小说《飞灰》的报告文学《比特费尔德拱桥》（2009年）等。各种奖项也纷至沓来，既有褒奖她的文学成就的克莱斯特奖（1992年）、荷尔德林奖（2003年）、莱辛奖（2011

年)等,也有表彰她热心公众事物、积极为社会进言的德意志国家奖(2009年)。如今年过七旬的莫妮卡·马龙仍然笔耕不辍,2013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阴阳之间》。女主人公鲁特在光天化日之下跨越阴阳阻隔,不但见到了死去的亲朋好友,还碰见恶的化身,甚至死神。生与死、爱与背叛、罪责与逃避,诸多重大的主题都被作者轻松编织在这些奇异的相遇里。

莫妮卡·马龙的作品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喜爱,被译成十余种语言出版。2011年、2014年,莫妮卡·马龙两度访问中国。她的小说《忧伤动物》已由东德文学专家、美国阿尔玛学院(Alma College)的刘宏博士译成中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飞灰》讲述的是女记者约瑟法·纳德勒的故事。约瑟法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份压力来自于职业:她写了一篇关于B城化工厂及其老化的发电设备的报道,揭露其对居民健康的威胁。但是她应该坚持真相,还是屈从领导的意志,写一个可以发表的版本?约瑟法面临着抉择。另一份压力是她的个人生活:她作为三十多岁的单身母亲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一方面害怕孤独,渴望着一个能给自己温暖和安全感的家庭,可又害怕失去自由,受到拘束。与情同手足的好友克里斯蒂安坠入爱河,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还是多年友谊的结束?小说围绕着这两条线索展开,莫妮卡·马龙把自己的外祖父母和母亲的身世以及个人的职场、情感经历糅合进来,约瑟法身上明显有她自己的影子。

对东德情况有所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小说中的B城就是当年东德的工业重镇比特费尔德。这里临近褐煤产区,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集中了大量的化工、能源企业,环境污染随之而来。

东德时期，由于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设备更新，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约瑟法的报道开篇就写着“B城是欧洲最脏的城市”。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像炮筒一样伸向天空的烟囱”，还有“每天一百八十吨夜以继日不停落下的飞灰”等景象并非文学的虚构，而是写实的。“还有这些刺鼻的烟雾，简直可以当作路标使用。请您一直往前走，直至闻到氨味，然后左转，直到硝酸，如果您感到嗓子和气管里一阵刺痛，那请您转身，并叫医生来，因为那是二氧化硫。”作者在这里对东德政府经济至上的政策提出了批评，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是以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的。工厂里，工人身体的伤残和畸形随处可见，居民“支气管炎比别的地方多五倍，树会一夜之间失去花朵，就好像可怕的巫师或者是一阵充满了二氧化硫的妖风把它们吹走了一样”。

和严重的污染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轻视和淡漠。作者在小说中对此进行了着重的刻画。首先是对政府错误做法的揭露：随着调查的深入，约瑟法发现污染并非不可避免。只要关停那座运转了七八十年的老发电厂，建一座新的，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政府并不重视这一点，一方面封锁媒体、隐瞒情况，另一方面把用于设备更新的拨款拆东墙补西墙，使得情况迟迟得不到改善；在新电厂终于即将落成之时，上级部门又坚持旧电厂继续使用。B城的居民也对环境问题采取隐忍的态度。他们爱穿白色的衣服，经常擦窗子，以这些行为与污浊的环境进行着消极无力的抗争。新闻办事员阿尔弗雷德·塔尔曾在厂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射B城污染的童话，遭到上级的批评后只能忍气吞声，寄希望于像约瑟法这样的外

来者来揭露B城的问题。最为矛盾的人物是锅炉工霍里韦茨卡，作为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他对那座老掉牙的发电厂的问题最为清楚，但是出于责任感，为了保障整座总厂的生产运行，他仍然认真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作者还对消费者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家庭主妇们为了两件衣服就打开洗衣机，爱攀比的小花园主给玫瑰花大量施用化肥，这些都会让环境付出代价。

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围绕着女主人公的个人生活。约瑟法是一个既坦荡、率真，又感性、敏感的人，对普鲁士式的秩序、义务、清规戒律有反抗精神。约瑟法自幼就羡慕外祖母的童年，“希望自己能跑上一块绿草地，徜徉在许多黄色的小花之间，光着脚，身旁是咀嚼的母牛，还有睡觉的双胞胎”。那个赤着脚、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看护母牛和婴儿的女孩形象在约瑟法的头脑中是自由、本真生活的象征。但在现实生活中，她随性、直率的态度经常招致循规蹈矩之人的不满，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使她经常树敌；开始了职业生涯后，记者工作中的无数条条框框更是束缚着她的思想和笔端，使她不能直抒胸臆。她无法像露易丝一样用精于计算来躲避困难、迂回前进，也不擅长用讽刺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她四处碰壁，“盲目地陷入一个又一个灾难，这些灾难即使外表上显得毫无可比性，但它们的结构却是出奇相似”。但是约瑟法并没有因此就改变初衷，她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活道路，即使她已经多次“陷入最绝望的境地，但每次她都像奇迹般又鲜活地跳了出来”。

对B城的采访使约瑟法震惊。其触目惊心的污染程度、各方人士对此的置若罔闻，都让约瑟法决心用一篇真实的报道把这一切公之于众。她不想把符合真相、一针见血的文字换成温

和的、可出版的变种，“把真相掩藏在漂亮的句子后面”。这一做法给约瑟法带来了麻烦。由于约瑟法不愿意改动原稿以弱化、美化B城的问题，她和上司施特鲁策发生了冲突。虚伪、卑鄙的施特鲁策借机“整治”约瑟法，不但拒绝发表她的文章，还把约瑟法写给最高委员会的信当成她“反动”的证明拿来批判，鼓动党员大会开除了约瑟法的党籍。

B城事件也给约瑟法的爱情生活带来了影响。约瑟法的男友克里斯蒂安冷静、理智，他躲进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只求独善其身。表面上看他比约瑟法成熟，实际上他给约瑟法出的主意都是规避风险、躲避矛盾的做法。他欣赏的约瑟法身上的特质正是他自己不具备的：坦率、勇敢、百折不挠。当职场上的压力使原本独立坚强的约瑟法显出软弱的一面，产生了分裂自己、让“真实的自我”遁入私生活的念头时，克里斯蒂安无法再充当两者之中强者的角色，最终选择了分手。

放弃了安稳的记者职位，爱情也破裂了，约瑟法的生活看似彻底失败了。她真的要去做流水线女工，在单调、机械的工作中变得麻木、迟钝？在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她党籍的当天下午，最高委员会决定关停B城的老发电厂。这是否会给约瑟法的生活带来转机？作者并没有交代，而是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莫妮卡·马龙却在三十年之后再度来到比特费尔德，登上了一座小山，眺望曾经的烟瘴之地。这座小山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由矿山废料堆成的，现在上面已经草木葱茏，变成了一处休闲观光场所。山顶上，艺术家克劳斯·布瑞建造了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称为比特费尔德拱桥，在三道平行的钢制圆弧之间有坡道连接，可供游人登高远眺比特费尔德及其周边地区。

这座拱桥连接的虽然不是河流的两岸，但它连接的是过去和现在——过去的矿山废石堆变成了公园，过去欧洲最肮脏的城市成了一个生态型的工业园区。展现在莫妮卡·马龙眼前的再也不是毒龙咽喉一样喷吐着飞灰的烟囱，而是一片点缀着森林和湖泊的澄净天地。



## 第一章

我的外祖母约瑟法是在我出生之前一个月去世的。她的丈夫——外祖父帕维尔在这之前一年被人赶到了一块波兰的麦田里。当外祖父和其他犹太人走到麦田中间的时候，人们把麦田从四面点燃了。我对外祖母约瑟法的想象里总有一根长长的辫子、一片蓝色的天空、一块绿色的草地、一对双胞胎、一头母牛，还有梵蒂冈。我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上外祖母正在一个黑边的白瓷盆里洗洗涮涮。她的脑后垂着一个由辫子盘成的沉甸甸的发髻。她身材敦实，前臂结实有力，长着一头黑发。

母亲常向我描绘外祖母的童年。当我不愿意收拾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装嗓子疼不想上学的时候，外祖母的童年就成了我的前车之鉴。母亲就会说，你的外祖母当时要能上学的话，她该多高兴啊！然后就给我讲起六岁的约瑟法的悲伤故事：她不能学习看书写字，因为既要照顾双胞胎，又要看护母牛。我承认我的生活比外祖母好。她日子过得很穷，直到去世也只能画三个十字来代替签名。即使只面对自己，我也不会承认我羡慕贫穷、可怜的约瑟法。但是我肯定



羡慕过她，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总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农村女孩，她的形象丰富多彩，充满了快乐。还是孩子的约瑟法坐在一片蓝蓝的天空下，四周是绿色的草地，草地上开着许多黄灿灿的小花。一头瘦巴巴的母牛呆头呆脑地磨着牙，一对双胞胎并排躺在草丛里睡着了。她把宽大的带条纹的裙子拉到膝头，摆弄着自己长长的辫子，跟母牛说着话。她打着赤脚，也不用去上学。

后来，外祖母和她的丈夫一起从罗兹附近的库罗夫村<sup>①</sup>来到了柏林，生了四个孩子，我母亲是其中最小的。据说外祖母每顿饭都做酸菜，里面加上火腿丁、洋葱和炒面。她煨酸菜的时间很长，直到酸菜变软，微微变成棕色。直到今天，我的母亲和伊达姨妈都对不是完全按照外祖母的菜谱做成的酸菜表示拒绝。

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在想起外祖母的时候总是会想到梵蒂冈这个词。这个家庭的宗教情况对热爱秩序的普鲁士人来说简直是乱七八糟。外祖父是犹太人，外祖母是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后来加入浸礼会，孩子们也都是浸礼会教徒，外祖母据说常常会咒骂梵蒂冈。虽说是个文盲，但她应该也是一个睿智的女人。

尽管我很羡慕外祖母在绿草地上度过的童年，对她流传下来的烹饪技艺也很满意，但是在我童年将尽的一天，我决定从她的丈夫——我的外祖父帕维尔的身上继承主要的性格特征。对我的基因组合来说，我觉得祖父母可以不考虑。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校役，祖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帮佣，起码从我听到的讲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两个人身上都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特点。

---

<sup>①</sup> 库罗夫（Kurów）：波兰东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二战前曾有大约两千犹太人生活在这里，1942年纳粹曾在这里设立犹太隔都。